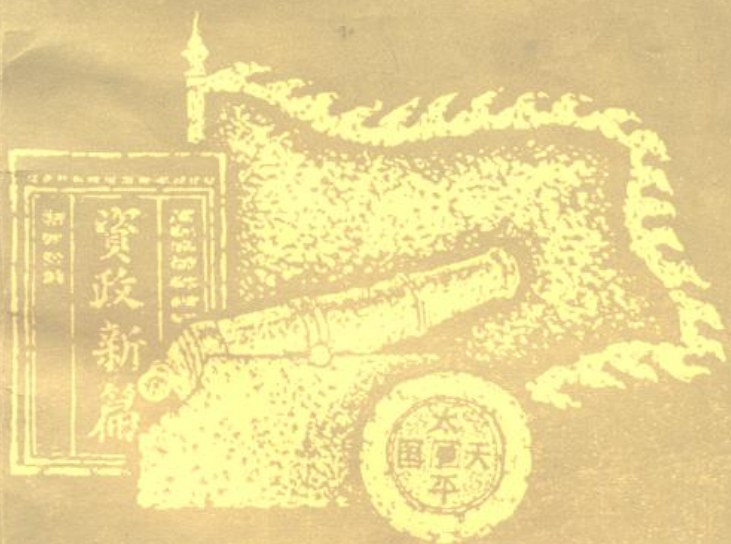


洪仁玕



洪 仁 珩

鄢 纯 著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中国历史人物丛书

洪 仁 玕

邨 纯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25 字数 63,000

1957年6月第1版 1978年11月第2版

1978年11月第3次印刷 印数 20,001—120,000

统一书号: 11074·103 定价: 0.25 元

目 录

一 初期活动·····	1
二 总理朝政·····	13
三 《资政新篇》的内容·····	26
四 在政治军事文化方面的其他贡献·····	36
五 《资政新篇》的历史价值·····	49
六 革命态度和对太平天国的功过问题·····	77
附录 大事年表·····	91
再版说明·····	99

一 初期活动

洪仁玕号益谦，别字吉甫^①，广东花县官禄埗人，是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同高祖族弟。生于一八二二年（道光二年）^②，小于秀全九岁。两人里巷相接，交谊极深。仁玕自幼读书，学习经史、制艺，但未中秀才，在家乡做塾师^③。

洪秀全聪明好学，父兄亲友都热望他科举成功。约在十五岁时（一八二七年、道光七年）初中县考，往应府试却落第^④。此后每应县试，名常列前茅，但府试总失败，未得成秀才^⑤，大为失望。当时正是清朝封建统治十分腐朽，剥削

① 据简又文《太平天国干王致英教士艾约瑟书并跋》，见《金田之游及其他》，商务印书馆1946年初版。

② 生于是年二月十八日（道光二年正月二十七日），据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第6页，商务印书馆初版。

③ 据《洪仁玕自述》、韩山文（Theodore Hamburg）《太平天国起义记》。

④ 《太平天国起义记》说：“约在十六岁，即赴广州应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以下简称丛刊本）《太平天国》第6册第839页，神州国光社版〕。据商衍鎏先生《清代科举考试述录》说：“童试三年两考，丑、未、辰、戌年为岁考，寅、申、巳、亥年为科考”（三联书店1958年5月第1版第2页）。秀全十六岁在道光八年戊子，非童试之年；十五岁在道光七年丁亥，是年有童试。《洪秀全来历》说：“十五、六岁考试”（丛刊本《太平天国》第2册第689页），则初应童试，当在十五岁。

⑤ 据《洪秀全来历》、《洪仁玕自述》。

制度非常厉害，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时代。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多数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面临死亡的边缘。秀全生长在贫穷的农村，具有农民的思想感情，富于反封建意识。学习中国历史，热爱祖国。居于天地会活跃的两广，对其反清思想当必早有接触。一心想从科举进身，却屡考不中，激起了不满现实的情绪，渐生反清反封建的思想。

一八三六年（道光十六年），秀全再赴广州应府试^①，得了一部基督教徒梁发所著传道书《劝世良言》。回家后仅翻阅目录，没有详读^②。次年，又赴广州^③，得了一病，回家卧床四十余日^④，梦中见了许多异象，说了许多疯话，并吟诗两首：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过西北江山外，
声震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

① 《洪秀全来历》、《太平天国起义记》都说得《劝世良言》在一八三六年，《洪仁玕自述》却说在“丁酉年圣寿二十五岁”（丛刊本《太平天国》第2册第847页）时，丁酉年即一八三七年、道光十七年。按《洪秀全来历》为洪仁玕所作，《太平天国起义记》亦以仁玕的述辞为根据，均作于太平天国初年，记忆犹新；《洪仁玕自述》则仁玕被俘时所述，后于前者十余年，仓皇写于囚室，论时间情绪，难免错误，应以前两书较为可信。据上述商先生书，丁酉年无童试，而丙申年（一八三六年、道光十六年）有之。又，民国《双林镇志》卷30《贡举》列举道光朝童试年分，知道光十七年丁酉确无童试。

② 据《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起义记》。

③ 《太平天国起义记》、《洪仁玕自述》都说秀全此次赴广州，仍是为了应试。但据上述商先生书及民国《双林镇志》，知丁酉年（一八三七年、道光十七年）无童试，应试之说当误。

④ 《太平天日》、《洪仁玕自述》都说生病四十余日；《英杰归真》却说三月初四日病已消释，则仅四日；《李秀成自述》记为“死去七日还魂”（《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当以前两书所记较为可信。

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鸟向晓兮必如我，我今为王事事可，身照金乌灾消尽，
龙虎将军都辅佐。”^①

流露了胸怀大志，心存革命之意。

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至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鸦片战争的失败，更促进了洪秀全的革命思想。在此期间，他曾慷慨激昂地对洪仁玕说：“弟生中土，十八省之大受制于满洲狗之三省，以五万万兆之花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魑妖，诚足为耻为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收花民之脂膏数百万回满洲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国之民富者安得不贫，贫者安能守法，不法安得不问伊黎（犁）省或乌隆（黑龙）江或吉林为奴为隶乎？兴言及此，未尝不拍案三叹也。”^②说明他对清朝统治的深恶疾首。

一八四三年（道光二十三年），秀全在离家约三十里之莲花塘私塾中与李敬芳读了《劝世良言》，初步认识了一些基督教教义。他把基督教的上帝、耶稣等概念跟六年前病中梦境联系起来，宣称那高踞宝座极为尊严的老人就是天父上帝，帮助他杀戮妖魔的中年人就是救世主耶稣，妖魔就

① 据《太平天国起义记》，亦见《钦定军次实录》、《洪仁玕自述》，第二首并见《英杰归真》，字句略有不同。

② 据《钦定英杰归真》，见丛刊本《太平天国》第2册第570页。原文没有记明说话的时间，却说是经洪仁玕再三询问才倾吐的，话中又没有涉及上帝教用语，所以疑说于未创教前。又，太平天国改国为国；华字因避上帝耶火华名讳，以花字代，花人花民即华人华民，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8《伪文字》。“不问”似应作不向，或不投向，但原文作问字。

是偶像，兄弟姊妹就是世间人类。他注意了《劝世良言》所说世人“虽有上下尊卑贵贱之分，但在天上神父之前，以万国男女之人，就如其之子女一般”^①一语。感觉可以尊上帝为“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人人都是上帝的子女，那就应该人人平等，人人有衣有食，不应该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这和历来农民起义与天地会的革命思想，及儒家大同之说也相符合。他利用这些概念，创立了上帝教（拜上帝会），图谋革命。

不久，秀全回家宣传教义，仁玕和秀全表弟^②冯云山首先皈依，秀全在云山授徒的私塾中给他们行了洗礼。并将两人私塾中的偶像和孔子牌位尽行除去，打倒在中国传统思想上有崇高地位已达两千年之久的孔子，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震惊人心的事。

秀全又和仁玕、云山等研究《劝世良言》，益觉书中所言与其梦中经历适相符合，确信他是上帝所特派下世以拯救中国的人。他曾露角地高声叫道：“我曾在上帝之前亲自接受其命令，天命归予，纵使将来遇灾劫，有困难，我也决心去干。”

稍后，秀全回莲花塘，嘱仁玕深入研究教义，进行宣传，秀全的父母兄嫂和侄辈没有多久就完全皈依。其他族人有信有不信的，有暗中信仰而恐被人讪笑犹豫不决的，也有因信奉其教而受父兄责骂的。象洪仁玕就因将书塾中孔子牌

^① 据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9年排印本，转据沈元先生《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见《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

^② 据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

位除去，以致学童惊散，受其兄棍责，并一度被逐出家门。当时仁玕抗辩道：“我是不是老师呢？孔夫子死了许久又怎能再教人呢？你为什么迫我拜他呢？”①

次年正月灯节，村人迎神赛会，父老们嘱秀全、仁玕写诗文对联，歌颂神祇。他们断然拒绝。又和父老们互相赋诗辩驳，使父老们也服膺他们的主张。其时秀全、云山因毁弃孔子牌位，反抗深入人心的传统思想，失了教席。又受教义中“从未有先知受人尊敬于本乡及家中的”一语之影响，决心出外传教，培养革命势力。欲携仁玕同往，时仁玕仅二十二岁，家人因他年轻，不许作远行，未得同去。秀全乃偕云山等离家出门，游历许多地方，进入粤北阳山、连山瑶人区域，南下封川，西上广西贵县，寄寓赐谷村表兄王家，宣传教义②。

仁玕不久应聘到清远县教书，一面宣传教义，数年中受他洗礼的共有五十六人。但他的革命斗争性不强，听友人之劝，允许学生拜事孔子，只是自己不拜而已③。

同年夏，秀全见王家经济困难，不便久居，令云山先回。云山路过浔州府桂平县，不愿东返，深入紫荆山中传教，进行革命活动。到了冬初，秀全也辞王家东归。抵家始知云山未回，但不知其去处。留在家中，研究教义，仍任塾师④。

一八四五年（道光二十五年），洪秀全在家作《原道救世

① 据《太平天国起义记》，见丛刊本《太平天国》第6册第848、850页。

② 据《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日》。时仁玕虚龄应为二十三岁，但《太平天国起义记》作二十二岁。

③ 据《太平天国起义记》。

④ 据《太平天日》、《太平天国起义记》。

歌》、《原道醒世训》两文；次年又作《百正歌》、《原道觉世训》、《改邪归正》三文^①，阐述上帝教教义，反对传统思想，宣扬平等精神，奠定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理论基础。

这时仁玕仍在清远教书，常回花县和秀全相见。秀全曾将其革命思想告诉仁玕道：

“上帝划分世上各国，以洋海为界，犹如父亲分家产于儿辈，各人当尊重父亲之遗嘱而各自保管其所得之产业，奈何满洲人以暴力侵入中国而强夺其兄弟之产耶？”

“如果上帝助吾恢复祖国，我当教各国各自保管其自有之产业，而不侵害别人所有。我们将要彼此有交谊，互通真理及知识，而各以礼相接。我们将共拜同一之天父，而共崇敬同一天兄世界救主之真道，这是自从我的灵魂被接上天后之心中大愿也”^②。

可知仁玕很早就领受了洪秀全的革命思想了。

一八四七年（道光二十七年）三月，秀全同仁玕到广州美国浸礼会教士罗孝全（Rev. I. J. Roberts）处学习基督教教义，始见《新约》、《旧约》。约一月后，罗孝全派他的助手两人跟秀全、仁玕回乡宣传。不久，秀全跟助手再赴广州。仁玕因知罗孝全的另外两个助手有排挤他们的意思，不肯再去，留乡学医。

同年夏，秀全由广州动身，再赴广西贵县赐谷村，始知冯云山在桂平紫荆山已得到教徒多人，树立了革命的基础。

① 五文的写作时期，据罗尔纲先生《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卷1《天王本纪》，中华书局1957年12月第1版。

② 据《太平天国起义记》，见丛刊本《太平天国》第6册第853、854页。

急往会晤，两人大喜过望。秀全到后，就在紫荆山设立机关，初步建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军事基础^①。

一八四八年一月（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冯云山被捕入狱，洪秀全急赴广州营救无效。其间大约曾回花县原籍，后又回紫荆山^②。云山约于同年阴历九月^③出狱回山，知秀全返粤，也即东归。到了花县，才知秀全已经西上，就暂留家中。当秀全回到紫荆山，知云山已出狱回粤，又匆匆东下。他们两人于同年阴历十月在花县会面。

秀全在家，常助其兄牧牛，乘间约云山及其他教徒相会于附近山头，谈论紫荆山教中事务^④。其时仁玕仍在清远教书，当必抽暇回花县和秀全等相见，至少年终应回花县。所以在这时必已知广西信徒众多，革命基础已经奠定的情况了。

秀全与云山，一是教主，一是紫荆山教务的创始人。云山在狱多时，一旦得释回山，正当革命事业积极发展之时，理应留山主持，何以急于东下会晤秀全？到花县后，知秀全已回桂，又不急行西上，而留于家中。秀全到紫荆山，闻云山回乡，也急行东返，而不在山领导教务。到家相会后，竟留七、八个月之久，直到次年（一八四九年、道光二十九年）

① 据《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日》。

② 洪秀全赴广州营救后情况，史事较为隐晦，无确切记载可据，这里以《太平天国起义记》为主要根据。

③ 冯云山出狱日期，未见确切记载，此据罗尔纲先生《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冯云山传》，是根据《太平天国起义记》所记洪、冯在花县见面的时期推定的。

④ 据《太平天国起义记》。

阴历五月才相偕回山^①。其中必有重大原因，当和杨秀清称天父下凡附体传言和萧朝贵称天兄下凡附体传言之事有关。

原来云山被捕，秀全东下后，教务无人主持，一部分教徒发生动摇。具有极大智慧的杨秀清就利用浔州一带“降僮”的迷信习俗，忽于一八四八年四月六日（三月初三日）宣称天父下凡附在他的身上，由他传述天父的话，借以安定众心。同年十月五日（九月初九日）^②，萧朝贵也如法炮制，假托天兄耶稣附体传言。

这两件事，对于安定会众，可收一定的效果，但显然损害了洪、冯的领导权。因上帝教最崇敬天父、天兄，既有天父、天兄的代言人发生，洪、冯的领导地位当然要降落了。冯云山约于同年阴历九月出狱，与秀全于阴历十月在花县会面，那么云山出狱，秀全由广东回山，都在杨秀清事发生之后。由于发生这样突如其来的大事，动摇了他们的领导地位，所以云山忙着东下，秀全西上又回，急于谋面，筹划对策。假如上述日期错误，出狱、相会在阴历九月、十月之前，那么照时间推算，就会知道是不对的。云山系上年阴历十二月被捕，既已被捕，自不可能马上释放；卢六在狱竟至病死，也可推想在狱时间相当的长。他的出狱当不可能在阴历三月初三日即杨事发生之前。秀全先在紫荆山设法，而

① 据《太平天国起义记》。

② 这两个日期，据《天命诏旨书》及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颁行历书》所录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十月十四日《天王诏旨》，在其他太平天国本身文献中也有记载，自属可信。

由山至广州，又由广东回山，至少也须一个月，那他再由山回花县时，当已在三月初三日以后。如果在花县相会的日期记载不误，那秀全由山回花县时，连萧事也已发生了。又查《天王诏西洋番弟》有“戊申南王困桂平，朕求爷降显威严，朕时由西回粤东，天父下凡救出南，东王贱病是圣灵”^①等语，足证云山出狱，秀全初次回山，均在杨事之后。所以他们东西奔走，急于谋面，商定对策，等到决定对杨、萧称天父、天兄附体之事采取承认态度才回去。这种情况，仁玕在其时当也已经知道^②。

此次洪、冯回山，仁玕曾筹送路费，却又没有同去。

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金田团营前，秀全借得天父暗示，“在道光三十年，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将得救，其不信者将有瘟疫，……当召汝之家人及亲戚至此”为理由，于阴历五月，派江隆昌、王盛爵、侯昌伯等赴花县接家人及亲族赴紫荆山。仁玕在清远为友人所阻，又未同去。

太平天国在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正式起义后，天王于驻军江口墟时，又派江隆昌回粤，接洪、冯两姓族人及在粤之信徒赴桂。仁玕乃约五十

① 见《太平天国史料》开明书店第2版第94页。“天父下凡救出南”一语说明杨秀清初次假托天父下凡附体传言时，冯云山尚在狱中，他出狱回山，自然首先会知道杨秀清的事。

② 《太平天国起义记》记秀全等回山后始知其事，是否仁玕为顾全上帝教的声誉，隐讳其事，尚难考索。又，《贼情汇纂》卷2《张子朋传》说子朋“初为韦贼统下健儿，常送伪文往来于东粤”（丛刊本《太平天国》第3册第71页），足为秀全等在家时，与紫荆山教中时有文书往还的一个旁证。

人一同西上。到了浔州，太平军已移营他去（按从粤桂往返途程计算，此时太平军大约在武宣东乡一带），清方官兵正在屠杀和上帝教有关系的人。仁玕即令同伴中四十余人回粤，约同三人继续前进，想赶上太平军。但清方搜捕甚严，难以通行。仁玕改姓名为侯某，中途折回。受一侯姓富室招待，在其家居住月余，才回花县。当仁玕到达花县时，广东清吏正在搜捕洪、冯两姓族人，焚屋掘墓，敲诈勒索。仁玕乃避于清远友人处。冯云山的叔、伯、母、弟均被捕，其妻和另外两子幸而逃出，不久也到清远。清远友人筹集旅费，令仁玕携云山长子和一侄再赴广西。但以清吏盘查甚严，不得已又折回广东。其后再谋入桂，也不成功。

一八五二年（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咸丰二年），太平天国在永安州（今蒙山县）时，天王又遣江隆昌回粤，招各族信徒赴永安。洪、冯两姓族人为响应太平天国起义，并援救被捕诸人起见，决定在广东起义，以谷岭为集中地。江隆昌欣然参加。他曾参预广西起义，亲见革命进行顺利，以为清军不堪一击，可以一举成功，没有考虑到时间、地点、条件都不同。他筹备不周，又未至预定日期，就约集二百余人举行起义，为清军所败。隆昌战死，谷岭被焚。

稍后，仁玕约同十余人赶到谷岭，不知事已失败，全部被反对起义的乡人捉住，捆绑双臂，拘于一室，将解往官署。被难诸人不免埋怨仁玕。仁玕此来，满怀热情，至此大失所望，惟愿一死以脱众人于难。夜间暗自抚摩其系背之绳索，渐得挣脱，就将同伴绳索一一解去，冒雨逃到附近山上。仁玕受此挫折，异常沮丧，竟图自杀，被同伴劝止。昼伏夜行，

众人失散，经过四日，仁玕逃到一亲戚家中。避匿六天，又搭船到别县一远亲家。不料这里曾有洪姓族人因参加谷岭起义，生死未卜。他们的家属迁怒于仁玕，想把他押送清吏。幸得一老人出面排解，差他的孙子带引仁玕逃亡。这位青年是一个基督教徒，引导仁玕于一八五二年四月逃到香港，介绍给瑞典人巴色会教士韩山文(Theodore Hamburg)①。

仁玕在港写《洪秀全来历》一文，并将太平天国革命初期事迹给韩山文详谈，韩以英语写成《太平天国起义记》一书，成为这个伟大的农民革命初期活动的重要史料。不过其中关于一八四九年夏洪、冯最后一次入桂后的事迹，仁玕既未亲身参加，又未在逃港以前再晤洪、冯，则当是从江隆昌及秀全派赴花县的其他人员中听到的②。

仁玕因在香港无法谋生，不久乔装潜回内地，匿居东莞县牛眠铺友人张彩庭家。后在那里担任塾师年余。作诗赠友，有“际会风云应有日，扶摇直上脱红尘”之句③。

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咸丰三年)十一月，仁玕又赴香港，在西洋牧师处一面任教，一面自学，并受韩山文洗礼④。

一八五四年(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咸丰四年)春间，仁玕

① 据《太平天国起义记》，见丛刊本《太平天国》第6册第867页。

② 《洪秀全来历》所附洪仁玕的自述中，有“今者日传日盛，所战必克，内而军法严正，外而德服人心，威声日振，故着人回乡教化，盖欲使我同道之人周知其事”(丛刊本《太平天国》第2册第690页)的话，说明了其中消息。

③ 据简又文《太平天国文学之鳞爪》，见《太平天国杂记》。“红”字一作“器”。

④ 据《太平天国起义记》、《洪仁玕自述》。

得韩山文资助，由香港到上海，想赴天京（太平天国已于一八五三年三月十九日建都南京，改名天京），因苏、常一带都在清军手中，不能通行。请西人送往，未得同意。往见上海起义军小刀会领袖刘丽川，刘不信其为天王族弟，没有帮助他。于是他就在西洋牧师处学习天文历算，写过一本注解《新约》的书。同年冬初，又回香港。船中吟诗道：

“船帆如箭斗狂涛，风力相随志更豪。海作疆场波列阵，浪翻星月影麾旄。雄驱岛屿飞千里，怒战貔貅走六鳌。四日凯旋欣奏绩，军声十万尚嘈嘈。”

其时韩山文已死，他仍在西洋牧师处教书，并任伦敦布道会布道师。此外，他学习天文，留心西方文化。一连四年，都在香港^①。

① 据《太平天国起义记译者序》、《洪仁玕自述》、王维周先生译吟喇(A. F. Lindley)《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8章（中华书局1961年12月第1版）。诗见丛刊本《太平天国》第2册第846页。在沪写注解《新约》的书另据艾约瑟(Joseph Edkins)《访问苏州的太平军》，见王崇武、黎世清先生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辑，神州国光社1954年5月第1版。又，洪仁玕并未到过外国，其自述所说“遍游各洋避祸”，应系指上海、香港而言。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卷14《洪仁玕传》说仁玕于一八五一年（辛开年、咸丰元年）奉天王命出使伦敦，不被英政府接受，为牧师数年，后由北美、日本归香港，全属胡说。

二 总理朝政

仁玕居港既久，仍想北上天京，参加革命。一八五八年（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咸丰八年），得西人资助路费银币百元，于六月间离港北上，由广州经南雄，过梅岭，到江西饶州（今鄱阳县）。经湖北黄梅，给知县覃瀚元之侄医病，得谢金。在该县龙坪购办货物，乔装商人东下，于一八五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太平天国己未九年三月十三日、咸丰九年三月二十日）到达天京^①。当时已在杨韦事变之后，重要干部多

① 洪仁玕北上年月，据《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说：“1858年6、7月间，洪仁玕再度寻访天王，此次化装由旱路往湖北”（该书第8章第170页）。《日志》所记，不知是否据此。《洪仁玕自述》说：“己未九年，洋人助路费百金，由广东省到南雄，过梅岭，到饶州蔡康业营。八月内与天朝辅王在景德镇打仗败，……于三月十三日到天京”（丛刊本《太平天国》第2册第846页）。他所谓三月十三日，自指己未九年三月十三日，那么由港动身应在一八五八年。如为一八五九年，既然八月间还在江西，那就应在一八六〇年即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到天京了。而仁玕确于一八五九年到天京，有种种史实可证，毫无疑问。他在《致英教士艾约瑟信》中也说“前于戊午由香港至京朝主”（丛刊本《太平天国》第2册第727页）。戊午是一八五八年，可知自述所记己未是笔误。至所称“八月内与天朝辅王在景德镇打仗败”一语，也有忆误。杨辅清于一八五八年阴历十月二十八日在景德镇打一胜仗（据罗尔纲先生《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杨辅清传》；曾国藩奏《移军剿景德镇股匪折》，见世界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以下改称《曾国藩奏稿》）。阴历十二月十九日打败湘军道员王文瑞、主簿吴国佐军，同月二十七日，被道员